



青春之歌

从小说到电影



青 春 之 歌

从 小 说 到 电 影

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

1981 北京

内 容 说 明

这本书是为了便于研究电影《青春之歌》而编辑的。全书包括三部分：第一部分是电影文学剧本和电影分镜头剧本（原著因篇幅过长，未能收入）；第二部分是影片主要创作人员（包括编剧、导演、演员、摄影、作曲）的文章，谈他们怎样进行创作的；第三部分是评论界对这部影片的成就的分析。《青春之歌》是我国的优秀影片之一，本书可供读者研究时作为参考。部分发表过的文章，编入本书时，作者或编者稍有修改、润色。

本书于1962年出版。这次印刷，除图片部分稍有改动外，其余均保留原书内容。

青春之歌——从小说到电影

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

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：13 1/8 插页：21 字数：287,000

1962年7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1964年7月北京第2次印刷

1981年5月北京第3次印刷 印数：10,501—16,300册

（内纸精本1,800册）

统一书号：8061·1540 定价：（平）1.65元



林道静在“一二九”运动中



林红与林道静

目 次

青春之歌(电影文学剧本)·····	杨 沫 (1)
青春之歌(电影分镜头剧本)·····	崔 嵬、陈怀皑 (97)
林道静的道路·····	杨 沫 (237)
《青春之歌》创作中的几点体会·····	崔 嵬 (243)
扮演林道静的体会·····	谢 芳 (262)
谈谈创造林红的点滴感受·····	秦 怡 (268)
创作卢嘉川心得·····	康 泰 (274)
《青春之歌》摄影手记·····	聂 晶 (279)
关于电影《青春之歌》的音乐·····	瞿希贤 (287)
林道静的形象·····	陈 默 (293)
评《青春之歌》的改编·····	吴荫循 (305)
绕梁·····	张 客 (334)
《青春之歌》的导演艺术·····	汪岁寒 (363)
·····	章 抒 (373)
导演艺术座谈会·····	(382)

青 春 之 歌

(电影文学剧本)

原著及改编 杨 沫

1. $\frac{1}{2} \times \frac{1}{2} = \frac{1}{4}$

2. $\frac{1}{4}$

3. $\frac{1}{4} \times \frac{1}{2} = \frac{1}{8}$

—

乌云低垂，海上风暴将起，滚滚波涛有如万马奔腾，狂啸着冲击着岸边的岩石。

巨大的岩石，怪人般耸立在惊涛骇浪中。在黑色海洋的咆哮中，在乌云疾走的天幕下，远远的有一个人影疾迅地向海边直奔而来。

人影愈走愈近，风暴愈来愈猛。大雨也倾盆般落了下来。

人影愈来愈清楚了：这是一个年轻俊美的姑娘。她乌黑的大眼睛充满了泪水；她苍白的脸上布满着愁容；她紧闭的线条明晰的嘴唇显示了她的倔强和深深的痛苦……

她面向海洋，径直地一步紧似一步地奔了过来。

天宇充满了激昂的叫嚣，大海和狂风暴雨在紧张地搏斗。

姑娘奔到海边，毫不顾惜地一下子扑向了大海。

就在姑娘跳向大海的一刹那间，旁边跳过一个青年一把抱住了她。怒涛冲来，把两个人一同打倒在沙滩上。

二

北戴河杨庄关帝庙的一间简单的小屋里。

青年把姑娘安置在一张小床上。

青年端着一杯水不安地望着姑娘苍白的、紧闭双目的脸。

青年俯下身来低声地：“林——道静，……好点了吗？”

林道静睁开眼来，她嘴唇哆嗦着不能说话，眼泪却簌簌地大粒滚下。

青年见林道静睁开了眼，高兴了，他又俯身低声说：“我是北京大学的学生，叫余永泽，就是杨庄人。你必定有很大的痛苦，虽然我们萍水相逢，可是，你可以告诉我这痛苦的原因吗？”

林道静惊异地睁大了眼睛，她感激地看着站在她面前的这骑士般的青年。这青年有一双亮晶晶的小眼睛，瘦瘦的，黑黑的，面孔上带着和悦的微笑。

她看着他，想张嘴说话，还没说出来，眼泪又流了下来。终于，她坐起来，她说话了。她哆哆嗦嗦地说：

“余——余先生，我恨——恨这个世界呀！”

余永泽露着好奇的神色看着她：“恨，恨这个世界？那就要去死？”

“你是个好人，我告诉你原因。”道静低着头轻轻地开始了她的叙述——

“我生活在这样一个可怕的家庭里：我的父亲是个喜欢玩弄女人的大地主；我的母亲是个又凶又冷又喜欢享乐的女人。从小他们就不喜欢我，我常常挨打受气，象个小狗似的长大起来。两个月以前，我父亲因为破了产，一个人突然逃跑啦；我母亲就把我看成了摇钱树，从学校里把我叫回去，想叫我嫁给一个什么胡局长……”

随着林道静的叙述，银幕上出现了一个个的画面：

林家的屋里，桌子上摆满了漂亮的衣料和各种女人用的装饰品。林母徐凤英露着殷勤的笑脸，在给林道静介绍胡梦安。

胡梦安得意地目不转睛地斜觑着道静。道静冷淡地、理也不理地走出屋门。

徐凤英暴怒地指着道静骂起来：“贱货养贱货！住山洞的穷婆娘养得出什么好东西！好好依了便罢；要不依呀，老子卖了你也要赎回老本来！”

林道静呆住了，她痛苦地、惊疑地重复着：“住山洞的穷婆娘？”

道静含着眼泪对余永泽说：“从家里的佣人王妈嘴里，我才知道我还有个生母秀妮，她和我外祖母都是住在山洞里的佃户。我父亲奸污了我的母亲，又把她霸占成姨太太。我生下刚一周岁，我父亲和他的大老婆就把我……”

随着林道静的叙述，银幕上又出现了如下的画面：

林道静的生母——和道静长得非常相象的秀妮，怀抱着刚满周岁的林道静，站在道静的父亲林伯唐和徐凤英的面前。徐凤英一把抢过秀妮怀里的孩子，几个听差就把秀妮推搡着架出门外。

秀妮疯了似的大声哭着：“还我孩子！还我孩子！”

白河川涌流在群山之中。疯了的秀妮披头散发地一边哀嚎着：“还我孩子！”一边纵身跳进了波涛滚滚的白河川……

在激荡的音乐声中，林道静含着泪水继续说道：“我知道我妈妈被他们这样残酷地害死了，我就发誓永远离开这个罪恶的

家庭。当时，在我的朋友王晓燕家里住了两天。我就动身到北戴河来找我表哥找职业，可是没想到……”

在林道静的叙述中又出现了这样的画面：

北戴河杨庄关帝庙前，林道静焦急地敲打门环。门开了，只见开门的老头摆手说道：“走啦，不在啦！”大门砰的一声关上了。林道静伏在门前的大松树上哭了起来。

她正哭着的时候，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——杨庄小学的校长余敬唐——走到她身边，恭敬地把她让到关帝庙里。

在关帝庙一间较大的房间里，余敬唐和几个地主绅士样的人物在打麻将牌。林道静在大雨中急促地奔到窗外的廊下避雨。她听见屋里的男人们发出了这样的笑声：

男人甲：“这小妞长得可真不错呀，敬唐老兄，把她让给老弟我吧！”

敬唐：“玩笑！玩笑！这是鲍县长早就托小弟物色的人物，如今幸而得之……”

男人乙：“唉，唉，小弟虽然有了两房姨太太，可还没尝过女学生是啥滋味。老余，小弟愿意把聚兴号的买卖让给你换了这个小妞怎么样？”

屋里突然爆发一阵粗哑的大笑，道静却紧闭着嘴唇，在大雨中返身疾走。

她愤恨，她痛苦，她毫不顾惜地向大海跑去……

三

碧绿的一望无际的大海旁，余永泽和林道静同坐在一块岩石上。海风吹拂着道静柔软的短发。她愁闷地望着一只扬帆荡漾的小渔船，低声对余永泽说：“我刚逃出那个罪恶的家庭又走上这样黑暗可怕的社会，我不屈服那只有死！”

余永泽凝视着她，轻声说：“林，你真是个有志气有理想的姑娘，可是不必再想到死啦，我可以介绍你在这里教书。”

林道静扭过头来：“在这里教书？和余敬唐在一起？——我不干！”

余永泽惊奇地望着这个倔强的姑娘，半天才微笑着说：“你爱海，对不对？这真是个富有诗意的地方。你也喜欢文学吧？你读过小仲马的《茶花女》、雨果的《悲惨世界》和易卜生的《娜拉》吗？王尔德的、梅里美的作品你一定也读过。人生是短暂的，而艺术却永远地存在、不朽……。啊，林，你看这海，你看这是绝美的艺术品，它和你的心灵一样地美……”

道静凝神听着余永泽的话，那是多么迷人的字句呀！渐渐她象喝了醇酒一样地迷醉了。她的黑亮的大眼睛望着余永泽，脸上浮上了那么惊奇而欣喜的神情。

黄昏，他们并肩走在海边的沙滩上。夕阳照在海水，闪闪的金光发射着迷人的光彩，振翅翱翔的水鸟不时掠过他们的头顶上。

明月升起来了，海浪静静地拍打着岩石，大海上闪着鱼鳞样、玉带样奇妙的银光，他们并肩站立在高高的、峻峭的岩石上。

深夜，明月高升，寂静的海滩上已悄无一人，林道静和余永泽仍然并肩徘徊在这里。沙滩上留下了他们一长串脚印。

月下，关帝庙前。余永泽握住了林道静的手，深情地看着她，说：“我明天就回北平啦。听我的话，你就决心留在杨庄教书吧。我父亲在村子里很有地位，余敬唐怕他，你不要有什么顾虑。”

道静看着他，轻轻地点了点头：“好吧！”她迅速地推开庙门走了进去。

她关上庙门倚在门上。一阵激越的红潮飞上她的双颊，她喃喃自语：“啊，多情的骑士，有才学的青年！……”

四

已经是秋天，林道静在关帝庙里的课堂上正讲课，忽然从庙外拥进了一群扶老携幼的难民。她有些惊异，放下课本走到院里去。

院子里，李芝庭老教员仓皇地走到道静跟前连喊：“大事不好！大事不好！”

林道静不安地看着拥进的人群，问李芝庭：“李先生，出了什么事啦？”

这时，一个大学生模样的青年人，放下怀里抱着的一个肮脏的难民小孩，对林道静笑笑说：“您还不知道？咱们的东三省叫日本人强占啦！”说着，他递给道静一张报纸：“您看看吧。”

道静慌忙接过报纸一看：“九一八事变”的大字赫然登载在报纸上。

李芝庭也看报纸，一边看一边惊喊道：“唉呀，亡国大祸岂不就在眼前么？”

拥进来的难民围到他们的周围，一个农民模样的中年人，向那个青年投过一瞥尊敬的目光，说：“先生，您是念书人，说给我们，那些当官的倒是还要东三省不要啦？”

一个老头也接着问：“先生，咱中国大事倒是怎么啦？”

林道静看见这么多的人对这个青年人亲切地发问，她不由得对他注意起来。李芝庭没等青年人张口，急忙指着青年人对道静说：“这位是我内弟卢嘉川——北京大学的学生；这位是同仁林道静。”

卢嘉川微笑着向道静点点头，就转过脸对那伙围在周围的难民不慌不忙地说道：

“日本鬼子出了兵，几天工夫就把咱们的东三省强占啦。可是蒋介石却下命令给张学良，叫他绝对不许抵抗日本。你们诸位想想，咱中国人能够甘心等着当亡国奴么？”

“不干！打！”一个青年农民喊了起来。

“打狗日的小日本！”一个工人模样的中年人也喊起来。

“我们不当亡国奴！”几个难民小孩一喊，杨庄小学校的许多小学生也跟着喊起来。

道静吃惊地看着这些愤慨的难民，也吃惊地望着卢嘉川。这个大学生多么奇怪呀，他身上好象有一股吸引力，也好象有什么引火物，简单的几句话就把人们的怒火煽动起来。

正在这时，一个穿着长袍大褂的中年人，迈着方步走了进来。这是余敬唐。他一进门就对满院子难民不满地喊道：

“学校重地，你们跑到这里干什么？”

卢嘉川急忙朝余敬唐走过去：“敬唐，这是我把他们领来的。这些人从关外逃来，无家可归，暂时叫他们在学校借住两天。我相信你一定会慷慨答应的。”

余敬唐看看那些难民，又看看卢嘉川，沉吟一下，说：“嘉川，恻隐之心人皆有之。好吧，不过可不能耽搁学生明天上课啊。”说罢，他摇摇头转身走了。

难民们都用感激的目光看着卢嘉川。

李芝庭也高兴地对林道静说：“还是他——嘉川做事可有办法！”

林道静不由得也用尊敬的目光看了卢嘉川一眼。她这时才看清这个大学生不仅有一颗善良的心，而且有着优美的外形——他的身材适中，他的头发浓密而黑，他的面孔端正而俊秀，他的神情又是那么潇洒而自然。

卢嘉川似乎并没有觉察到林道静对他的注意，他向难民们招招手，然后对李芝庭说：“姐夫，咱们帮他们安置一下吧。”

林道静急忙对卢嘉川说：“卢先生，先腾我这间课堂。”

卢嘉川微笑着对道静点点头：“那好。”

林道静楞了一下，忽然扭过头来，不好意思地问卢嘉川道：

“卢先生，请问你，老百姓手无寸铁，怎么能抵抗日本呢？”

卢嘉川想了想，笑道：“你问得很好。可是救国并不一定都要拿枪杆打仗呀！进行宣传，唤醒人心——象你们能对学生们灌输点爱国思想，这也等于拿起了武器。林先生，你说是这样么？”

道静凝神听着他的话，轻轻地点了点头：“谢谢你。”

五

课堂上，林道静对学生们讲着“九一八”事变。黑板上画着东北地图。

校长余敬唐悄悄地溜进门来，站在门边。

道静悲愤地指着地图说道：“小朋友们，咱们这样的大好

河山，眼看它叫日本鬼子占了去，可是国民党却不出兵抵抗，不知他们安的什么心。咱们中国人能够就这样甘心当亡国奴么？”

孩子们眼中噙着泪花，一个个目不转睛地望着道静。

“不！要打！我们要打日本！”孩子们忍不住地喊了起来。

余敬唐突然把手一摆，制止了孩子的喊声，对林道静说：

“林先生，学校可不是宣传政治的地方！”

道静气楞了。

孩子们看着余敬唐呆住了。

道静恢复镇静，脱口说道：

“我不懂什么政治不政治！我就知道我是中国人，我应当爱国！”

“爱国？”余敬唐冷笑着把一迭信放在讲桌上，“嗯嗯，一下子来这些情书也是爱国么？……”

道静一把把信抓在手里，咬着嘴唇冷冷地说：“这是我的自由。如果宣传抗日犯您的法，我可以走！”

余敬唐气得哆哆嗦嗦地指着课堂门外：“您要走？那就请便吧！”

六

一列奔驰着的火车，车窗上出现了林道静的脸。她凝视着冬天的原野，沉浸在抑郁的沉思中。

火车快驶进北平车站了，可是却在车站外面停了下来。

旅客们提着各人的行李，用惊异的眼色互相探询：“出了什么事？为什么火车不进站呀？”

林道静才从座位上站起来，突然从车外传来了激昂的震撼人心的呼喊声：